



父母的生活箴言

■薛文君

我出生在偏僻的农村，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没有上过几年学，当然也不会给我讲什么高深的道理，但父母是勤劳的人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老屋低矮的土瓦房常常被他们收拾得井井有条。

那时候虽然家里日子过得很紧巴，但父母从未为生计红过脸。母亲其实很“惯”着父亲，由于家里穷，白面很稀少，她总会偷偷地把很少的白面馍留给父亲吃，父亲则会悄悄分给我们兄妹，然后摸着我的脑袋说：“我吃玉米面就行，你们几个正在长身体，多吃细粮才好。”吃过饭，父亲通常比母亲提前下地，又会比她晚些归来。父亲常说，日子可以艰苦，但一家人要团结和睦。

每当星期天我们兄妹几个都不上学时，父亲就会把我们叫在一起，讲他当兵的故事。他做过勤务兵，扛过步枪，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。说起这些时，父亲的眼睛分外有神，每次说完总会发会呆，然后若有所思地、又像自言自语地对我们说：“生活来之不易，当珍惜。”

父母虽然知识不多，但非常支持我们读书。特别是母亲，对我们的学习近乎苛刻。记得小学四年级时，我的脚患了脚气，又肿又烂，又痛又痒不能穿鞋更不能下地走路。父亲说：“丫头的脚这样，这两天就别去上学了。”可母亲执意不肯，她说：“不上学怎么能行，我们又不会教，落下功课怎么赶？”那天，雨下得特别大，母亲硬是背着我，从村子东头一步一滑地向学校走去。我伏在母亲背上，雨水打湿了

■儿女情长

爱不曾走远

■特约撰稿人 王新卫

大舅出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，是家里的长子。在他十几岁的时候，我的姥姥就去世了。当时，姥爷在朝鲜打仗，舅舅兄妹三个跟随我的太姥姥生活。可惜没多久，太姥姥和小舅因病相继去世。姥爷转业到县里工作后，在城里又结了婚，只剩下大舅和我母亲在老家相依为命。听母亲说，1959年闹饥荒，大舅天天到河里网鱼，有鱼虾充饥，他们兄妹俩才没有饿死。

儿时的记忆中，大舅每次看见我们兄妹几个总是笑眯眯的，喜欢拍拍这个的肩膀、摸摸那个的头，他的手很大很粗糙，但很温暖。

大舅赶集时，时常会绕道我们家坐一会儿，从来不为空手，有时拎着一个甜瓜，有时带着两个烧饼。那时候农村穷，现在看来很普通的食物，在当时是农村孩子的稀罕物，为此我们总希望韩寨天有集，大舅能天天来。隔上十天半月不见大舅，我们兄妹几个会假设大舅今天肯定赶集了，在集上买了什么好东西，现在大概走到哪儿了，常常以此打赌，谁赢了谁可以多分大舅带来的一“牙祭”。

有一段时间，姐姐的身体不太好，日渐消瘦。大舅问了母亲后才知道是因为家孩子多，照顾不过来。大舅很生气，指责母亲对孩子不够关心，当即决定把姐姐

■别样情怀

太极情怀

■李晓玲

春日里，我在沙澧河畔看到了有关部门成立的太极拳辅导站义务教太极拳，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队伍中。

太极拳创立一千多年来，吸引了众多爱好者研究学习，它刚柔相济、含蓄婉约等特点无不体现出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与高雅志趣。如“野马分鬃”“白鹤亮翅”“手挥琵琶”等，既典雅含蓄，又直明了突出其外形特点。打拳时所有招式的连接都有一种气势贯穿其中，因此一套拳下来才不疾不徐，连绵不绝，这与歌曲中的“声断气连”，书法中的“笔断意连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学三十二式太极剑时，“昔有佳人公孙氏，一舞剑器动四方”中公孙大娘的形象立刻浮现在我的脑海，这“来如雷霆收震怒，罢如江海凝清光”的公孙大娘和李十二娘不是还是漯河人的骄傲吗？

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，但当我满心欢喜地开始学剑时，还是差点被难倒。一把太极剑好几斤重，早上一个半小时一直举着做各种动作，没有体力和毅力真是难以坚持。剑的运用灵活多变，有刺剑、点

陈玘与“风窈里”

科举考试的主考。

嘉靖十九年，陈玘主持乡试。他遵循“采葑采菲，无遗下体”的原则，不拘一格选拔人才。在这次乡试中，有一个16岁的生员脱颖而出，名列榜首。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明朝首辅张居正。陈玘的执法公正，在湖广一带是出了名的。有一次，湖南有一个官吏触犯了刑律，揣度着留在当地免不了被处罚，便不远千里来到河南，送重金给陈玘的父亲陈鸾，请他出面求情。陈玘的父亲天性淡泊，他不想凭借儿子的权势来谋利，从而葬送了儿子的前程，于是，他不仅拒绝了这笔贿金，而且写信嘱咐陈玘一定要秉公处置，不可枉法。最终，陈玘依法处置了这位心怀侥幸的官吏。

三

陈玘生活俭朴，虽身居要职，却从来不讲排场，不摆阔气，不破标准，力求事事简朴，处处节约。

据《鄆城县志》记载，有一年，陈玘从湖南官邸回河南老家省亲。按明朝官场的潜规则，官员荣归故里可以住馆驿，不仅吃喝用度全免，而且还可以领取慰问金。但陈玘不想占这份便宜，返乡途中，他不住朝廷定点接待的馆驿，而是“屏踪息处”，打扮成老百姓，选择简易的旅馆住，“道路所需费用取诸俸资，丝毫不以烦所属”。回乡后，更是闭门谢客。有官员得知他回到鄆城，立即拎着礼物去他家里看望，结果这些献殷勤者都吃了闭门羹。

陈玘低调节俭，但在周济别人时却从不吝啬。嘉靖三十七年，鄆城县百姓仰慕岳飞在鄆城大捷中的精忠之气，想在城内的西边空地上“建祠以祀”，然而经费没有凑齐。陈玘闻讯后，立即上书开封府，呈请为岳飞建祠，上表中他这样写道：“以伸正气于既往，以揭巨理于将来。”并且主动捐出自己的“工资”，作为修祠的费用。

四

陈玘非常注重对家族后人的训诫和培育。他留下的九千多字的“族训”，从“孝父母”“正婚嫁”“敬尊长”“求学问”“节财用”等方面，对陈氏后人予以训导。比如，他嘱咐族人要重视对子女的教育，他说：“若养而不教，教不以正，甚至姑息为爱宠，成骄惰，日甚一日，不可救药矣！”再如，他训诫族人当官不可当祸国殃民的官，而要当解民于倒悬的官，否则祖宗的清誉都会受到玷辱。

喜子

■李世营

娘去田里插秧。家中猪栏留下三头小猪。娘说：石榴儿，放学记着打猪草，顺便带上羊去蜈蚣渠，把羊喂得饱饱的。

村南三里蜈蚣渠，水丰草肥，是打猪草的好地方。

石榴长喜子两岁，身子弱，精瘦，风一吹，就要倒。喜子长得墩实，比石榴低一个头颈。石榴读初三，喜子读初二。放学了，喜子跑得快，到家就收拾起镰刀竹筐，一耸肩，说：姐，今年你要中考，在家好好复习功课。

石榴不依。喜子顽皮，揪过两根稻草，张口用牙齿切断草根，齐齐窝在手心：抽到长稻草算赢，赢家说了算。

石榴抽三次，输三次。喜子返身操起系牢的两个大竹筐，稳跨在头羊脊背，不忘把课本掖进去，回头一笑，蹦蹦着赶羊奔向蜈蚣渠。

那一年，石榴参加中考，收到县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。娘喜上眉梢，愁却隐上心头。这一年猪瘟流行，娘合计好供姐弟的学费打了水漂。卖了羊，仅能供一人的学费和生活开销。

石榴喜子，都是娘身上掉下的肉。娘作了难，琢磨两天，唤齐了姐弟，要做一个决断。谁去上学？娘一咬牙：抓阄。

喜子找来纸笔，划上圈儿，揉成两个卵：抓到圈儿的去上学。娘不忍看，背过身。喜子让姐先挑，石榴抓起一个，打开：是一个圈儿。剩下

■人间世相

二

由于政绩突出，陈玘得到提拔，由汉中知府升任湖广按察司副使，分巡荆南，兼任湖广地区

■心灵漫笔

■特约撰稿人 陶 超

某位作家曾说过：“一座城市的人文情怀不在于它有多少历史悠久的文化和建筑，而在于是否有几个好的菜市场。”我认为，好的菜市场就像是一处舒适的港湾，让你停歇。一本智慧的书籍，给你启迪；一位知心的朋友，赐你温暖。总之，菜市场是一所心灵的栖息地。

记得小时候，20世纪90年代，我的爷爷经常带我去赶集，就是去逛菜市场。每天清晨，年过七旬的爷爷手持一个白纱布袋，拄着拐杖，见到街坊邻居都会笑脸相迎地问声好，嘴里还时不时地哼着豫剧，我能感受到一种很喜悦的仪式感。那时候我在爷爷家住，逛得最多的便是解放南路大集。

走入集市，首先扑鼻而来的是粮油的味道。粮油店里盛放着现榨的芝麻酱与芝麻油，香香的，令人垂涎三尺，味蕾全开。还有调料、大米、豆类、腌制食物等，让人目不暇接。再往前走，大爷大妈们推着三轮车，有的跨个篮子在地上摆摊。“菠菜便宜啦，鲜哩很呐。”人群中夹杂着叫卖声。各种新鲜蔬菜和瓜果都映入眼帘，遇上那些叫不上名的蔬菜我就问爷爷发问，爷爷一个个耐心地回答我。走到了肉蛋禽区，这里散

发着腥臭的气味，笼子里的柴鸡动着翅膀，咯咯地叫着。大盆子里的鱼活蹦乱跳，连河虾也手舞足蹈地比划着，像是一场集体的狂欢。我们爷俩买了条鱼，只见宰鱼人左手持鱼头部，右手拿一把刷子，“嘭”的一声向鱼头部砸去，如同关公挥舞大刀，狠狠地向敌人头颅砍去的样子。即刻，鱼晕，宰鱼人用剪刀破胸膛，掏五脏，去鱼鳞和鱼鳃，清水一涮，动作娴熟地用塑料袋装好递过来，“拿好喽，十块钱。”老板用那憨厚的腔调说着。一路逛完，我们爷俩满载而归，有种说不出的快乐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大型超市开始出现。那里干净整洁，灯光夺目，物品被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货架上，明码标价，购物极其方便快捷。现在，人们进入了互联网时代，任何生活用品、瓜果蔬菜都可以直接送货上门，免去了路途的奔波，省时省力。当然，人生就是不断得到，又不断失去的过程，我们得到了方便与快捷，却失去了逛菜市场的那份乐趣。

时至今日，我依然坚持每周末要去逛一逛菜市场，买一些蔬菜肉鱼做顿丰盛的午餐。在那里，没有争吵，没有勾心斗角，也没有尔虞我诈，可以舒舒服服地做自己，去感悟生活气息。

恪守族训、注重教育的陈氏家族人才辈出。明清两代，村里考中进士、举人的有八十余人。这些人进入官场以后，大多勤政廉洁，施惠于民，备受朝廷的恩宠和百姓的爱戴。如陈玘的第十一世孙陈伟勋，为官二十余年，历任四川冠县知县、屏山县知县、抚州知府。他清正廉洁，爱民如子，百姓为他建碑立祠，称他为“青天”、“活佛”。

清末，陈玘的后人中有个叫陈金台的，是一位有名的清官。宣统二年（公元1910年），他任安徽滁州知州时，竭尽全力，兴利除害，百姓得以安居乐业，当地人称赞他为“贤刺史，不可多得”。辛亥革命后，陈金台从滁州返回鄆城，致力于鄆城的教育事业，创办了鄆城县第一所女子小学（现鄆城伊坪小学），使女子同男子一样享有了受教育的机会。民国四年（公元1915年），陈金台又与叔父陈伟勋共同筹划，创设了鄆城县志局，并独自担起纂修鄆城县志的重任。他编纂的《鄆城县志》一经出版，就在方志界引起了震动，被誉为中州方志名著，公认它“版本完整，而且眼光高远，编修质量也较前此志书为高”。

五

陈玘在官场上的廉洁官声，也使他的父母和家乡蒙受了恩宠。

嘉靖十二年(公元1534年)，嘉靖皇帝敕封陈玘的父亲为“奉正大夫”，其母为“宜人”，陈玘的家乡也“因玘官而得名”，被敕封为“鄆城县风窈里”。

而今，在大陈村的西南角，有一片柏树林，现存明清时期古墓300余座。墓群之中，矗立着一座五六米高的石制牌楼，牌楼的中间镶嵌着一块石碑——交龙御碑，距今已有四百八十多年。

交龙御碑是明朝嘉靖十二年为陈玘父母加封而立的一块纪念碑，现为国家三级文物。碑高3.82米，宽0.82米，厚0.22米，分为碑顶、碑身、碑座，均为大理石所造。碑顶双龙相交，交龙高0.99米，中刻篆体“奉而诒命”字样。交龙图案雕刻精细、逼真，碑身高2.28米，碑文引人注目，用“台阁体”书写而成，柳书风格，间有欧书风韵，首为“奉天承运，皇帝制曰”，落款为“嘉靖十二年十月初八，制造之宝”字样。碑文计219个字。四周雕龙镶嵌，琢工精细，碑座为“螭质”造型，体型精致，与碑身、碑顶浑然一体。

交龙御碑，历经四百多年的风雨，也见证了陈玘清廉为官的一生。